

青 瓦

凌泽泉

灰砖垒墙，青瓦覆顶，南面一扇桐油木门站岗，北面一扇油漆大门把守。前后檐墙对应镶嵌的玻璃木窗，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亲切地打量着乡村生活的日常。江淮农家的房屋大都长成这般模样。

童年，我就住在这样的青瓦房里。霏霏春雨，在梯田般纷披下来的青瓦肌肤上细细摩挲，时而弹上几指，时而在胳肢窝里呵一下痒，青瓦笑出泪来汪汪滴到檐下，被风一吹，扭起了妩媚的舞姿。夏雨脾气大，一颗颗豆大的雨珠砸下来，在青瓦上跌得粉碎，瓦顶上笼上了层层薄雾，哗哗的雨水顺着瓦槽，你推我搡地往下撤，在檐下扯起一条条长线。秋雨泪腺最为发达，一遇伤心事，便双手抚着瓦楞漫鼻漫眼地流泪，从清早到傍晚，从黄昏到天明，心善的青瓦陪着泪流，惹得蜡黄的梧桐叶片也难过得从枝梢一头栽下，就连庭院里的菊花也泪眼婆娑。冬雨冷着一张脸，在青瓦的肌肤上来来回回地寻找温暖，摇醒了睡着的瓦脊，将一缕缕透骨的寒凉贴向瓦槽，可脚下一打滑，不小心从檐口跌落了。跌坏了身子骨的它，邀来了满天的雪花，先是蒙住青瓦的眼，觉得还不解气，又埋住了它的脚，最后盖住了青瓦翘着的头。整个屋顶被厚厚的积雪强行攻占，片片青瓦只得透过雪花的罅隙透上一口气。

如此霸道与嚣张的雪花，用冰冷的身体压住了青瓦。眼前一片漆黑的青瓦，没有半点还手的力气。一向言慈心善的房主担心肥硕的白雪肉身压碎了青瓦、压弯了檩条，顺手搭起一架木梯，爬上梯头，操起捞草用的竹扒，将雪儿死死摁住瓦脊的手掰开，一摊摊雪儿便被强行拉起，雪脚下一打滑，一头栽出檐口，沉重的身躯跌到地上，顿时蜷成一团。屋顶之上，隐隐现出了瓦的青脸，虽然还有一些雪花揪住瓦脊不肯撒手，但铁青着脸的瓦，从没给它们一点好颜色。

难得露几回面的阳光站到了瓦顶上，和颜悦色的它没有强行掰开雪紧扣瓦脊的十指，而是用自己温暖的身体去捂热雪的双手。感受到暖意的雪儿，不再僵硬的手指慢慢伸直，变成水的模样，快快乐乐地沿着瓦槽滑下。

在凹凸相扣的青瓦之下，我喜欢听风。我不清楚风翻过了多少道山梁、蹚过了多少条小河才来到青瓦之上，但我知道，风一定掠过笔直的林梢，从鸟儿的翅膀上划过，从顶露的草尖上吻过，然后将头温柔地埋进青瓦的怀里，趁机歇一歇脚。

桃红柳绿的日子，贪恋花香鸟语的细风，一会儿轻抚一下弱柳，一会儿轻拍一下蜂蝶的羽翼，呵一口气吹皱一池春水，伸一回懒腰裹一身芬芳，追着一群群打闹的麻雀，在青瓦上滚爬摸打、腾挪跳跃。从田野上飘过来的芳菲，被瓦楞拦截，缕缕清香顺着瓦缝潜入屋内，引得归巢的紫燕飞出家门，在屋顶上盘旋，累了便站在瓦楞上看远处的油菜地金浪翻滚。

偶尔也有几只幼鸽，在青瓦上练习飞翔，风一次次鼓满它们的翅膀。知了叫黄稻穗之时，热热的风钻进禾香浓浓的稻田，穿过花生秧的缝隙，贴着棉花阴凉的枝叶，卷起一地的尘土，在半空中摔跤。一阵阵热浪撒下来，被瓦楞绊了一下脚，风痛得打出响亮的唿哨，听到哨声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，遮天蔽日地向青瓦示威。瓦冷着脸，不理不睬地站着，风像无头苍蝇似的在瓦顶上窜来窜去，村庄暗下来，一道道闪电在天地间瞬间撕开一条条大口，给左冲右突的风照路，低下身来的乌云快要凑到瓦的鼻梁了，风仍不依不饶地站在瓦缝间死缠烂打，似要将青瓦掀下檐口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雨的箭密密地从天而降，扎进乌云的脉搏，刺入风的筋骨，风扭着身子拉弯了箭簇，雨在青瓦上跳着脚赶撵着这不可一世的嚣张夏风。瓦脊之上，雨点拍着青瓦的手，鼓出噼噼啪啪的掌声，笑看淋湿的风双手被擒，耷拉着脑袋的老实模样。

人们在瓦下穿衣、吃饭、睡觉、生老病死，撑在人头顶的瓦，默默地为人们遮蔽风雨，陪伴着人们的生活日常。

秋风送爽，青瓦敞开锃亮的肌肤，任成片的山芋、焯熟的扁豆、烩热的麦酱爬上屋顶。清晨，山芋片白嫩的肌肤与青瓦上的冷霜相依相拥，灰暗的扁豆翘脚打卷，青酱的颜色由浅黄转为淡墨。一股股清香从瓦顶滚下，顺着瓦槽落到檐下，弥漫了整个村庄，灶间蒸腾的米饭香气也从芦席缝中钻上来，与青瓦交头接耳。

从冰面上掠过来的北风，撕咬着瓦楞，一夜夜呼啸着，欲把青瓦掀下，把芦席卷翻，幻想跳到屋里取暖，倔强的青瓦用瓦楞割着风的耳朵，用瓦脊刺破风的手指，用身体捂着芦席，默默地忍受着北风的打骂，片片青瓦紧抱在一起，手拉手肩并肩，以不屈的身姿压制着寒风，还檐下一片安宁。

月光蹑手蹑脚地走下来，在青瓦上散步，一只小花猫卧在瓦槽里，眯缝着眼，守着瓦顶上的静谧。

由泥土脱胎而来的青瓦里装满草木的气息，夜阑更深，住在瓦顶下，花香鸟语、松涛虫鸣、流泉风吟都可以熟门熟路地涌进屋里来。

洞庭荷乡赋

章绍君

吾湖乡兮水汤汤，吐洞庭兮吮长江。河湖通连兮水草丰茂，其荷尤美兮在水一方。十万亩荷田兮风光独好，十万户农家兮荷风袅袅，十万名游人兮逸兴未了。近悦远来兮如水之长流，乐此野趣兮欲觅此乡愁。或步芳径，或棹莲舟，或栖岸亭，或涉湖洲。湖光与天光

辉映，笑声与歌声长留。斯荷田兮，令我忘忧。斯荷乡兮，任我遨游。

语云：智者乐水。夫荷乡荷田之乐，乃智者之乐，宜独乐乐更宜众乐乐也。歌曰：洞庭湖畔湘鄂边，松虎安流润平川。荷乡荷田荷花美，莲歌长在水云间。



空 汤青 摄

多 虑

董改正

得了两块手工香皂，一块刻荷莲，一块雕牡丹，皆润如羊脂，玲珑可喜。一时促狭，拍了发朋友圈，曰“得两块羊脂玉”云云。朋友有贺的，有赞的，有羡慕的，有逗的，有八卦的，无非朋友圈百态，不在话下。

手头事毕，便回复了朋友们留言，言明真相，以为一笑而已，不料却收到成诚妈的微信。

“董老师，真是香皂吗？”

我笑说“是”。

她简直就要念佛了，说第一眼看到就怀疑不是，但又不敢确定，便把照片发给玩玉的行家看，那人看后说要么就是肥皂，要么就是被骗了，劝她不要说，说出来怕我添堵。但是对她来说，明知如此而不说，自己又堵得慌，万一来得及退呢？她为此纠结了一天。

这件小事震动了我，令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来。

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年三十，我回到父母所在的小村。下午一个人出去逛，迎着风雪走到了河堤上。河堤边系着一条小木船，船上无人，我便进了船舱，坐看雪落山河，一时发了诗兴，便给合肥的朋友老钱发了一首即兴的小诗，结尾是这样的：“堤上的脚印迟疑着/跟随而来的风/不知道他去了哪里”。

很快就收到了老钱的电话。那时候没有微信，不能视频。他问我在哪，我只能给他听水拍河堤风过长河的声音。之后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事，足足有一个多小时。我冻得手如红姜，左手换右手地接听，又不好挂电话，只好冒雪深一脚浅一脚向村里

走去。还没到家，手机就自动关机了。

冬季天黑得早，加上又是除夕，家家都早早关了门，把风雪挡在门外，热热闹闹地过年。我刚刚坐下，就听见门被急急地拍打着。父亲开了门，一脸疑惑地问来人找谁。这时我已经认出了老钱，忙走过去。老钱见了我，哈哈笑着，拥抱了我，又返身走到车前，拉开后备箱，提出一堆礼品，说是恰好路过，给我拜年。无论我怎样留他，他也不肯留下吃饭，说父母妻儿都在家等着，他得回去。

“到家给我电话！”

目送车子消失在车道拐弯处，心头蓦地一动：他不是路过，他看到那首诗后就进了车，一路打着电话，一路冒雪狂奔。那几年，我一直不大好，他误解了诗的最后几句，他多虑了。

这样的多虑有很多，每个人静下来想一想，都能找到自己的“多虑”和被“多虑”的事情。母亲会为孩子的一个神色多虑，朋友会为朋友的异常多虑，妻子会为你指甲上的竖纹多虑，老师会为孩子的状态多虑，儿子会为父母的健康多虑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因为有人挂念着。

“虑”从心，被“虑”的人是幸福的，有所“虑”的人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你有牵挂，也被牵挂；有人在你的心上，你也在别人的心上。

“谢谢您，以后我会注意了，玩笑开不得。”我说。

“啊呀，没关系，是我多虑了！”她答道。

那年除夕夜，直到接到老钱电话，我的心才放下来。

“打那么多电话干嘛？到家我肯定会打给你的，你多虑了！”